

血 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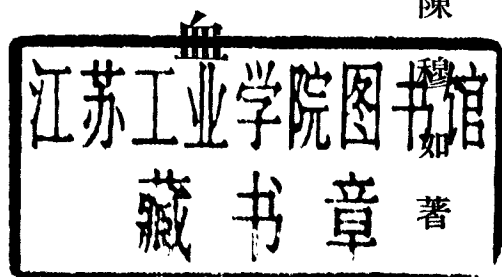
著 如 穆 陳

海 上

行 印 店 書 南 東

1 9 2 9

陳



祭

上海東南書店印行

目 錄

血祭

悲苦的微笑

我們的死者

潮城旅館之一夜

流浪的孤魂(附錄)

血祭

(上)

一陣大風，將園裏的樹葉紛紛吹落，不絕的儘堆在荒原之上。樹林中的鳥鴉，發出似怨似嘲的聲音；更兼那不絕如縷的草虫，曳出一絲一絲的微弱的聲音，在風聲中延長着。哦哦，原來是報告秋天到了的消息。

在C省杜學村，有一個靠近山崖的市鎮。這個市鎮的左右，便是人口最多風景最美的地方。鎮前有一河流，河流的北面，却有一間狹小的草屋，裏面並有一個年青的阿西睡在那破壞不堪的齟齬鋪上。

室內的東西，很是簡單。除了一張圓桌和二隻凳子與幾本小說和革命書籍之外，其餘什麼東西都是沒有的了。

夕陽斜掛在林外，皓潔的明月也已慢慢地出現於天空之中了。月色蕩蕩地由

窗口射進，照在房中。碧空的秋夜的靜氣，使人感受有點寒意。微風過處，吹得草屋外的柳葉，散在地上瑟瑟地響。這時正是青白色的月亮還沒十分圓的秋夜，已是斜了天河，在月光中看去，其中有些如同銀幕上的起落的搖動一樣。星兒不大明朗，不過獨在天河畔上的參差的星兒，比較光亮些。

阿西醒了，抬起他的雙眼注視了地板上幾下，知道今夜的月光，是這樣的淒清，心中覺得有無限的傷心，深沉的悲哀。他不禁由床上爬了起來，口中不知不覺念着二句唐詩：

——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他念完了後，又繼續說道：——啊，好詩！好詩！

他慢慢地由房裏踱了出來，口中輕輕地反覆念着那二句唐詩。

涼風一陣一陣的拂吹在他的面部，使他感覺着異常地舒適。況且嵌鑲着的光芒閃爍的繁星，滿佈着天空。他彷彿忘却了幾年前的升學的幻夢，和這幾年來飄

流的傷心事跡。

剎那間、當他想到他先前念過的那首詩的二句的時候，他不能不把先前所得的清快之感，頓時消失了。

——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他重複念了一遍。

萬感交集而起伏在他微弱的心中。他爲了升學所受的痛苦，實在是很深刻。他今年雖不過十七八歲的人兒，但他所受社會的虐待，人類的輕視，已勝過半百的老翁了。

在這悲哀的背景裏，他回憶起他過去的事實來了。

當他十歲的時候，他的母親不知爲什麼被人暗殺死了；十六歲的時候，父親又爲着革命的罪名而慘死於北洋軍閥的手中。阿西癡癡地思想，暗暗地流淚，心中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：

——我真是世界上一個可憐蟲啊！死了母親和父親，我又飄泊異鄉，過這比乞丐

式還不如的生活。大家都有慈祥的父母照顧，有親愛的兄弟姊妹遊玩，有嬌嫩的愛人擁抱。我呢，有什麼家可歸呢？父母死了，兄弟姊妹亦無。只有一個活潑潑的堂妹，那年也和父親一同被慘無人道的北洋軍閥殺死，永別這污濁的世界去了。但是，我不希望我有愛人，我只希望我有慈祥的父母及親愛的兄弟姊妹。然而我那裏可以希望得到呢？真是曇花呵，幻影呵！他想到這裏，他的心扉迸出了一種無窮的隱痛，他禁不住淒慘的哭了。

這時從外面走來了一位青年，就是阿西二年前在T中學同次畢業的杜克蘭君。他的烏黑的眼睛，圓潤的鼻子，蛋形的臉兒，蓬鬆屈曲的額髮，紅白勻淨的兩頰，肥胖得像鮮嫩的藕節似的。雖然身上穿的衣服很不華麗，但從他底嫩白光亮的面孔上看去，就可以曉得他爲某種可喜的事情而來的。

克蘭進房來的響快的足音，使阿西注視着他。阿西看見來的是克蘭，就開口問道：

——久違了吧，克蘭！

——是的，久違了吧！他說後哈哈地微笑起來。

——朋友，自T校畢業後的我，便致力革命，奔走呼號。無奈北洋軍閥認我爲國民黨的份子，竟被他們通緝，使我飄流異鄉，飢寒交迫。咳！說起來，你想可憐不可憐呢？阿西說後，淚如斷線的珠兒，滾滾墮地。

——咳！真是可憐！克蘭悲嘆了一聲。

——這無窮的悲哀，好像東流的水，不知到什麼時候纔能休止？不知到什麼地方纔是我底歸宿！啊啊！我的未來底飄浮的命運喲！他說後眼淚更加如斷線的珠兒，滾滾墮地。

——哦！現代的社會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假使你要解除你的痛苦，唯有起來努力國民革命的工作。

他們兩個人，說到了這裏，便沉默下去了。

——我在這裏，雖然每月可以掙扎十餘元來勉強維持自己的殘餘生命，但如遇有疾病的時候，沒有精神去寫小說，那裏可以有錢入手呢？這豈不會餓死了嗎？我想，做小說，小說家，這都不是我們永遠的計劃。你道對不對？

——對啦！你應要拋棄做文學家的幻夢，衝上血色的戰場，把中國封建思想的軍閥打倒吧。

——但是，朋友，學識淺薄的我，怎麼有這樣的資格呢？

——有的，你一定有的。他說到了這裏停頓了一刻，又繼續說道：——假使你真的不能負擔這種重大的責任，請你再加讀書，以求知識，爲他日謀國家之自由平等與幸福。

——哦呀，真是大胆！真是夢想！自己每天的生活費用，都幾乎不能掙扎維持，那裏還有剩餘的金錢，再作讀書的機會呢？

——西，你說那裏有剩餘的金錢，再作讀書的機會。但我以爲你的機會最好。

——什麼機會？

——你不曉得麼？

——我不曉得的。

——你的親戚夏威萊不是在巴達維亞埠發了百萬麼？

——啊！你怎麼曉得呢？

——我曉得的。月前我的叔父由巴達維亞埠寄來一封信，內裏略說夏威萊近來時運大佳，一旦擁有百萬之巨富。你既然沒有錢，不如寫信給他，去和你的親戚商量商量。求學本不在學位，多讀幾年也好，不能多讀，一年半載也好；多讀一天，即可長一天的學識的。至若學位，不過是一個騙人的東西。你素來主張打破學位，我和你同意。B，A，M，A，P，H，D，等頭銜，與前清時舉人秀才等頭銜，有什麼分別呢？朋友，你道對不對？你還是這樣地去設法設法吧。克蘭說後，在等候着阿西的答覆。

阿西聽了這一段蜜言，正好像晴天霹靂從空中降下，不知怎樣纔可以表示出他的謝意，他只說了一句：

——謝謝老友的盛意，我當好自設法。

月兒高懸在天空，萬點的星光亂箭似的在閃爍着。間淡的秋山，和村旁幾株挺立着年老的蒼松，渺茫在視野中描着一幅淡墨山水畫。使人看了，心中覺有一種愉快。

克蘭去後，阿西還呆呆地立在房間，舉目仰望天空，心中不斷暗想他的似明似暗的前途。他的說不出的憔悴和枯萎的顏容，實在和將死的人的臉色一般的慘白。

阿西走上了床，精神疲乏得很，使他漸漸的失却思想，入於朦朧。他在朦朧入夢的當兒，彷彿夢見他的親戚答應了他的進學的請求。

第二天早晨，阿西由床上起了身，洗面嗽口完畢之後，便決意寫一封信給他

的親戚，和他商量進學的費用。大約他的信是這樣地寫着：

威萊親家如晤：

兩地睽違，時深思念，每欲修書問候，奈因爲事所糾纏，抱歉良多，悵何如之？近聞親家時運大佳，擁有百萬之巨富。消息傳來，歡欣莫言。西年來門庭冷落，家境蕭條。自中學畢業後，卽因經濟支絀，中途輟學。運蹇時乖，終無遇合；遂致天涯飄泊，浪迹江湖。骨瘦於梅，身飄似葉；跋山涉水，靡所棲止。每念及此，未嘗不淚下沾襟！唯有從今努力，爲國家放一異彩；挽既倒之狂瀾，作中流之砥柱。志既如斯，無奈困於學識之缺乏，經驗之薄弱，致使生平之大志，竟如鏡花流水，無形消亡；不能現諸世上，能不使人黯然魂消，涕淚如流者乎！素仰親家生平爲人豪爽，慷慨解囊，非一毛不拔者可比。或願解囊相助，共成美舉。誠然，則親家之功德，可以與天齊高，日月同壽，其功恩之大，豈可限量哉！臨書上言，不勝迫切企望之至。專此，敬

請

財安！

阿西謹上

光陰過得真快！他的親戚由巴達維亞回來的信，早已到了。他的親戚不獨不能答應他的要求，並且還說盡你寫如何的哀憐呵！悲苦呵！亦是空虛！……自取其辱呵！……萬難做到呵！……

阿西在未寫信給他的親戚之前，本來是受了很大的創傷。這回寫信給他的親戚，不獨不能贊助他的要求，並且還說……萬難做到呵！……阿西自此之後，更加受了重大的創傷。

阿西知道他的親戚不能答應他的要求之後，以爲自己的前途，也再沒有希望的。每當失望懊惱之餘，他不得不隨聲隨嘆，喃喃自語道：

——啊！人世間的一切，我已嘗過其滋味了！卑鄙如狗的人們啊！平日無事的時

候，則甜言蜜語，無所不至，到了必要的時候，便一些都不肯相助啊！哦哦！難道人真可稱為萬物之靈嗎？說其為萬物之靈，毋甯說是萬物之蠢！東方的人們啊！你們只能自私自利，為着一己的幸福，自己的私慾，其餘什麼都是不管的啊！這是如何的痛心，如何的可恥！

阿西這樣的悲哀的咒咀了一回，便沉默下去了。

沒有一刻，阿西火一般的熱血，又從冰涼的心坑裏飛迸出來，淒楚的悲哭聲充滿着全間的草屋裏。他想來想去，總以為沒有自己可以立足的社會，總以為沒有完全妥善的辦法，總以為……世界上的一切的東西，只好供資本家的玩弄，廣大的窮人，那裏可以得着一點享受的幸福。但是，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又是一般窮人們的勞動力換來的東西，反而沒有一點享受的幸福，這實在是社會上很不平等的。他想到這裏，不禁大失所望。煩悶，苦惱起來。他心裏咒咀現代經濟制度的不良，他心裏又咒咀資產階級的橫暴，他心裏更加咒咀自己國裏為什麼會弄到

這麼田地。他覺得窮人們簡直沒有地方可以排遣他們的苦悶，他又覺得在這世界中，窮人們簡直是在地獄裏過着污濁的生活。他的腦海中又在想：那時真不應該聽了克蘭的說話而起這樣過分的妄想！這世界，這資本家的世界！讀書還是讓貴族們去講吧！窮人們沒有金錢可以繼續求學，這是當然的事。我們從今之後，應當立定目的，起來努力國民革命，準備學習革命的新理論，幹幹革命的政治的工作。向着萬惡的資本家報仇，把舊社會早日推翻，新社會重新創造出來。

阿西一面在咒罵社會的不良，人心的不古；一面又正在應和着從遠處傳來的一陣歌聲在低唱：

——打倒列強！打倒列強！

——除軍閥！除軍閥！

——國民革命成功！國民革命成功！

——齊歡唱！齊歡唱！

(下)

這是次年的事。

恰遇五卅慘案發生。全國的人民都是憤恨資本帝國主義者的橫蠻無理，屠殺我們手無寸鐵的工人和學生於上海底南京路上的一帶。

住在K鎮農民協會辦事的我，正是組織五卅慘案後援隊，準備宣傳民衆，了解帝國主義者這次屠殺我們民衆的始末。

農民協會辦事的人，本來是很少的；兼之智識又很淺薄，不能担任演講的。爲了這樣的緣故，便不能不在外面去尋找。

這時阿西正飄流到K鎮來，他由會員的介紹，加入了我們的隊伍，共同到民間去宣傳。他抱着一腔熱血要幹革命，宣傳帝國主義者猙獰可惡的面孔，爲這次無辜而死者吐一悶氣。

他在演講隊裏，工作十分忙碌，連吃飯睡覺都沒有工夫。他常常熱着臉，揮

動拳頭，非常憤怒的說：

——五卅運動，是中國人恢復民族自信力的表徵，感覺到求生存的迫切，而有直接與帝國主義者奮鬥的悲壯運動，真值得我們熱烈紀念的！

——英帝國主義者的殘酷手段，屠殺我們無辜的民衆，我們應如何奮發，去報仇雪恥！

——報仇雪恥的方法，就是要繼續五卅的精神，集中力量於國民黨指揮之下，依着三民主義所昭示的國民革命的步驟，與英日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。那末，我們相信明年的今日，五卅慘死先烈的仇，一定可以報復，一切不平等條約，一定可以取消，英日帝國主義者一定可以打倒的。親愛的同胞們，起來努力吧！

他把這話說完後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努力國民革命的份子，孫總理的忠實信徒。

阿西每從民間回來，他一定要把他宣傳的工作報告給我聽聽，並且要我批評